

银色之星

The Silver Star
Jeannette Walls

[美] 珍妮特·沃尔斯 著 廖美琳 译



[美] 珍妮特·沃尔斯 著 廖美琳 译

银色之星

The Silver Star
Jeannette Wall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银色之星/(美)沃尔斯著;廖美琳译.—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553-8

I. ①银… II. ①沃… ②廖…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247564 号

The Silver Star

© 2013 by Jeannette Walls

Arranged with William Morris Endeavor Entertainment,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 2014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853

责任编辑:毛静彦
特约策划:邱小群
封面设计:丁威静

银色之星

[美]珍妮特·沃尔斯 著
廖美琳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9.5 字数 268,000

2015年1月第1版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553-8/I·4437 定价:45.00元

本书献给约翰

是他帮助我塑造了“蚕豆”这个人物，
并且热爱她

纯粹而简单的真理很少是纯粹的，也从来不会是简单的。

——奥斯卡·怀尔德

第一章

在我还是个小婴儿的时候，我姐姐救过我一命。事情是这样的。在和家人大吵一架后，妈妈决定午夜时离家出走——带着我们。我当时只有几个月大，所以她把我放在了婴儿提篮里，在忙着把一些东西塞进皮箱里时，她随手把提篮搁在了汽车的车顶上。然后，她把三岁的莉丝安置在后座上。当时妈妈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满脑子都是心事——疯了、疯了、疯了，她后来这样描述自己。她把被搁在车顶上的我忘得一干二净，开车就走。

莉丝开始尖声喊叫我的名字，手不停地往上指。一开始，妈妈不知道莉丝在说什么，后来才意识到自己刚刚做了什么，立马踩了刹车。提篮向前滑落到了发动机罩上，但因为我被系得牢牢的，所以安然无恙。我甚至都没哭。多年后，每当妈妈讲起这件事情——她觉得这个故事很好笑，会演戏般地描绘细节——总喜欢说，感谢上帝，莉丝长了心眼，不然那个提篮肯定就飞出去了，我一定死翘翘。

莉丝清楚地记得这整件事情，但她从未想过这有多好笑。她救了我。莉丝就是这样做大姐的。这也是为什么，在一切开始变得一团糟的那天晚上，我一点都不担心妈妈已经走了四天了。我更担心

的是那些鸡肉馅饼。

我真的很讨厌我们的鸡肉馅饼的皮被烤焦掉，可是烤箱的定时器坏了，所以那天晚上，我一直凝视着烤箱的小玻璃窗，因为一旦馅饼开始变成褐色，你必须一直看着它们。

莉丝在摆餐具。妈妈去洛杉矶了，现在在某个录音棚里作为后备歌手试演某个角色。

“你觉得她能得到那个工作吗？”我问莉丝。

“我不知道。”莉丝说。

“我知道。这次我有很好的预感。”

自从我们搬到“失落湖”——加州科罗拉多沙漠中的一个小镇——之后，妈妈经常去那个城市。通常她只会在外面待一两个晚上，从来没有像这次这么久。我们不知道她具体什么时候回来，因为电话被切掉了——妈妈跟电讯公司吵架，说有些长途电话她没有打过——她没办法给我们打电话。

就算这样，似乎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妈妈的谋生之道一直以来占据了很大一块时间。甚至在我们更幼小的时候，当她飞到某个地方，比如纳什维尔，她会请保姆或者朋友来照看我们——所以我和莉丝习惯了自己照顾自己。一切莉丝做主，因为她已经十五岁了，而我才刚十二岁，但我可不是那种娇生惯养的小孩。

妈妈不在时，我们所有能吃的就是鸡肉馅饼。我很喜欢吃，每天晚上吃都不嫌腻。莉丝说如果你还有一杯牛奶，加上鸡肉馅饼，

那么你的晚餐就包含了所有四类健康食物——肉、蔬菜、谷物和乳制品——那便是完美的饮食。

而且，吃的过程也充满了乐趣。各自把自己那份馅饼放在小小的漂亮的锡箔饼盘里，然后随心所欲地想怎么弄就怎么弄。我喜欢把外皮敲碎后加入胡萝卜、豌豆、黄黄的糊糊，拌到一起再捣烂。莉丝觉得这种做法不文雅，弄得馅饼皮儿黏答答，湿乎乎的，她觉得鸡肉馅饼最吸引人的是那酥脆的外皮和滑腻的肉馅儿之间形成的对比。她更喜欢让外皮保持完整，一口一口地咬吃那些精致的楔形。

等到馅饼皮变成那美妙的金黄色时，边缘处将焦未焦时，我便告诉莉丝馅饼已经好了。她把它们从烤箱里拉出来，然后我们在铺了红色的福米卡塑料贴面的桌旁坐下来。

晚饭时，若妈妈不在，我们就玩莉丝发明的游戏。她管它叫“嚼和吐”，等对方嘴里满满的都是食物或牛奶时，你想法儿让她笑出来。几乎总是莉丝赢，因为我很容易被逗笑。有时，我笑得太厉害，牛奶直接从我鼻子里喷射出来。

她发明的另一个游戏叫“谎言游戏”。一个人给出两个陈述句，一个是真实的，一个是假的，而另一个人根据这两句话可以提五个问题，然后猜那句话是谎言。还是莉丝赢得多，但是跟“嚼和吐”游戏一样，谁赢谁输都无所谓。有趣的是玩游戏本身。那天晚上，我很兴奋，因为我想到了一道难以置信的难题：青蛙的眼睛在它吞

咽时会进到嘴里；青蛙的血是绿色的。

“太简单了。”莉丝说，“绿色的血是谎言。”

“我不相信你这么快就猜到了。”

“生物课上我们解剖过青蛙。”

正当我还在说青蛙利用眼球来吞咽是多么滑稽和奇怪的事时，妈妈从外面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个系着红绳的白盒子。“乖女们，我给你们带了酸橙派啦。”她宣布道，举起了手里的盒子。她看上去容光焕发，脸上的笑容很灿烂：“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因为我们的生活即将改变。”

妈妈把派切开，挨个儿分发，她告诉我们她在录音棚里遇到一个男人。他是个音乐制作人，叫马克·帕克。他对她说，她之所以没能在备选歌手这个职业上取得成功，是因为她的嗓音实在太特别了，把主唱的声音都盖过了。

“马克说我不适合做任何人的副手。”妈妈解释说。他说她具有明星的特质，那天晚上他带她出去吃饭，讨论如何推动她的事业向前发展。“他很聪明，很有趣。”妈妈说，“你们一定会很喜欢他。”

“他是当真的呢，还是光说不做？”我问。

“说话小心点，蚕豆。”妈妈警告道。

“蚕豆”当然不是我的真名，但所有人都那样叫我。蚕豆。

这并不是我的主意。出生时，妈妈给我取名叫琼，但莉丝第

一眼看到我时，她叫我“琼蚕豆”^①，因为我就像蚕豆那么小，也因为那样叫押韵——莉丝喜欢押韵——叫“蚕豆”是因为它相对较短，但有时她会把它变得更长，叫我“托架”^②或者“蚕豆头”^③，在我洗澡时叫我“干净的蚕豆”^④，因为我瘦得皮包骨，所以叫我“瘦蚕豆”^⑤，为了让我高兴，叫我“蚕豆女王”^⑥，我心情不好时，叫我“坏脾气的蚕豆”^⑦。有一次，我吃了一碗坏了的辣椒，结果食物中毒了，她就叫我“绿蚕豆”^⑧，后来，我拉肚子，感觉更糟，她就叫我“更绿的蚕豆”^⑨。

莉丝无法抗拒文字游戏的魅力，所以她很喜欢我们新搬来的小镇的名字——“失落湖”^⑩。“咱们去找它吧。”她会说，或者“不知道谁把它弄丢了”，又或者“也许那个湖应该问路”。

我们是在四个月前从帕萨迪纳市搬到失落湖来的，那天正好是一九七〇年的元旦，因为妈妈说换个环境可以给我们未来的十年一个新的开始。在我看来，失落湖是一个相当整洁的地方。这个小

① 琼的英文是“Jean”，蚕豆的英文是“Bean”，所以后面会有押韵一说。

② 英文为 Beaner。

③ 英文为 Bean Head。

④ 英文为 Clean Bean。

⑤ 英文为 Lean Bean。

⑥ 英文为 Queen Bean。

⑦ 英文为 Mean Bean。

⑧ 英文为 Green Bean。

⑨ 英文为 Greener Bean。

⑩ 英文为 Lost Lake，有“丢失了的湖”的意思。

镇上的居民多为墨西哥人，他们在院子里养鸡，养羊，而他们自己也在那儿生活，在烤炉上做饭，跟随收音机里播放的墨西哥音乐翩翩起舞，尘土飞扬的街道上随处可见溜达的猫狗。小镇边上的灌溉渠道把水引到农田。如果你穿着你大姐穿过的衣服，或者你妈妈开着一辆老旧的褐色道奇车，没有人会斜眼看的。邻居们都住在很小的土砖房里，但我们却租了一间煤渣砖的平房。把煤渣砖刷成绿蓝色，门和窗台刷成橘红色，是妈妈的主意。“我们甚至都不用假装好像很想融入到他们中似的。”她说。

妈妈是个歌手、词曲作者和演员。她从未真正演过一部电影，录过一张唱片，但她很讨厌人家说她“有抱负”，说实话，她比她经常买的电影杂志上形容的那种人更老一些。妈妈三十六岁的生日马上就要到了，她抱怨说那些正在备受关注的歌手，像詹尼斯·乔普林和琼尼·米歇尔，都比她至少年轻十岁。

尽管如此，妈妈还是经常说她很快就会有重大突破。有时试音后她会接到通知，让她回去再试试，回来后她常常摇头说录音棚里的那帮人都是“只看不买”的家伙，无非是想再看一眼她的乳沟。所以，妈妈有职业时，她的这份职业根本带来不了多少收入——到目前为止。我们主要是靠她继承到的遗产过活。本来就不是多大的一笔遗产，等到我们搬到失落湖时，我们的生活已经很拮据了。

妈妈不去洛杉矶时——无论从哪个方向去，都差不多要四个小时的车程，所以很耗钱——她会睡懒觉，白天则写歌，然后从她四

把吉他中挑一把来弹。她最爱的是一九六一的泽麦迪斯，花了整整一年的房租。她还有一把吉布森南边珍宝，一把蜜色的马丁，一把用巴西玫瑰木做的西班牙吉他。不练歌时，她就写一部音乐剧，以她自己的生活为原型，脱离她那古老沉闷的南部家庭、抛下她的混蛋老公和一串赖账的男朋友——连同那些没有达到男朋友程度的“光看不买”者——以及发现自己真正的嗓音。她称这部音乐剧为“寻找奇迹”。

妈妈经常谈到创作过程中的秘密就是找到奇迹。她说，在生活中也是如此。找到奇迹。和谐乐音，落在脸上的雨滴，洒在裸肩上的阳光，打湿了运动鞋的晨露，路边沟渠旁采得的野花，一见钟情的恋爱，对逝者悲伤的回忆。“在里面找到奇迹。”妈妈总是这样说；“如果你找不到，”她又说，“那么就去制造吧。”

我们三个人就是奇迹，妈妈喜欢这样说。她向我们保证，无论她将来多么有名气，对她来说，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她的两个女儿更重要。她说，我们是三人帮。“三”是个完美的数字，她继续说。你想啊，有圣三一、三个火枪手、东方三王、三只小猪、三个臭皮匠、三只瞎老鼠、三个愿望、三击服刑制、三生欢呼，“三”是个有魔力的数字。妈妈说，我们三个人只需要彼此。

但这些都无法阻止她出去跟那些“光看不买”的家伙约会。

第二章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妈妈不停地说那个马克·帕克是如何“发现”她的。她把它当笑话说，但你能从中分辨出它有一种童话故事的味道，正是这一点吸引了她。那是一个神奇的时刻。

妈妈开始更频繁地往洛杉矶跑了——有时候一天，有时候两三天——回来时，她滔滔不绝地讲马克·帕克的故事。她说他是一个非凡的男人。他和她为了“找到奇迹”而一起共事，他帮她修改歌词，鞭策她注意修辞的使用，修正乐曲的改编。她告诉我们，马克替人写了大量的歌词。有一天，她带回来一套唱片。她抽出唱片套上的说明文字给我们看。马克在一首情歌的歌词上画了个圆圈，并在旁边潦草地写道：“在我遇到你之前，我就写下了关于你的这首歌。”

改编乐曲是马克的特长。一天，妈妈带回来了第二套唱片，是象征合唱团^①的，上面有他们的畅销歌曲——《狮子今晚睡着了》。她解释说，马克对这首歌做了改编，马不停蹄地录了好多次。一开

^① 美国上世纪六十年代著名的杜沃普摇滚乐组合。

始，象征合唱团不想唱马克的版本，但他说服了他们，甚至还伴唱了几句。如果注意听，你能听出他在和声部分的男中音。

对于一个做母亲的人来说，妈妈依然算是漂亮的。在弗吉尼亚——她在那儿长大——上高中时，她曾被评为“返校节皇后”。你会理解我为什么这么说。她有一双淡褐色的大眼睛，一头金发——在家时，她束成马尾辫，跑到洛杉矶，她就将它们散开，还稍作修饰。妈妈承认，上中学后，她的体重增加了几磅，但她说这让她的乳沟更深了点，作为一名歌手，在这方面再怎么厉害也不为过，如果没有其他优势，至少它能帮助你创造机会。

妈妈告诉我们，马克很喜欢她的曲线。和他交往后，她开始不但看上去更年轻，行动举止也开始装嫩起来。回到家，她的眼睛充满了活力，她向我们描述马克如何带她去航行，或者给她做清蒸扇贝，还有她又是如何教他跳卡罗来纳摇跃舞的。妈妈的名字叫夏洛特，马克为她发明了一种鸡尾酒，是用桃味利口酒、波本威士忌、石榴汁混合而成的，他管它叫“摇摆的夏洛特”。

不过，也不是说马克就那么完美。妈妈解释说，他也有阴暗的一面。像所有真正的艺术家一样，他喜怒无常，他们的合作也会出现紧张的局面。有时，很晚了，妈妈会给马克打电话——她把有争议的费用付清后，我们的电话又通了——我和莉丝能听到她冲电话那头喊叫，说什么“那首歌应该在和弦上结束，而不是慢慢消失”，

或者“马克，不要对我期望太高！”妈妈说，这些都是创作上的分歧。马克准备为大唱片公司制作一盘试听带，收录她最好的那些歌曲。随着截止日期的临近，产生这种充满热情的分歧是很自然的。

我不断地问妈妈，我和莉丝什么时候去见马克·帕克。妈妈说马克很忙，经常飞纽约或伦敦，没有时间大老远地跑来失落湖看我们。我建议我们可以在某个周末开车去洛杉矶找他，但妈妈摇了摇头。“蚕豆，事实是，他忌妒你和莉丝。”她说，“他告诉我他觉得我谈你们谈得太多了，恐怕马克的占有欲还有点强。”

妈妈和马克交往几个月后，她跑回家来告诉我们，尽管马克日程繁忙，占有欲又强，他还是答应下周三来失落湖，等我们放学，看看我们。为此，我们三个在周二晚上对我们住的平房来了一次彻底的清扫：把杂物塞进橱柜；除去厨房水槽和厕所里的层层污垢；把妈妈的紫蝴蝶椅挪到被她洒了茶的地毯上，从而遮住那块污渍；把门把手和窗台擦拭干净；解开妈妈那纠结在一块的风铃；刮掉已经干了的、玩“嚼和吐”游戏时喷在地板上的食物残屑。干活时，我们唱起了《今晚狮子睡着了》。我们在歌词处融入到一起，“在丛林中，偌大的丛林……”然后莉丝唱“o-wim-o-weh-o-wim-o-weh o-wim-o-weh”，妈妈飙高音部“a-wooo-wooo-wooo”，我则插入低音部“ee-dum-bum-buway”。

第二天，学校一放学，我就赶回平房。当时我正上小学六年级，莉丝上高一，所以经常是我先到家。先前妈妈说马克开的是一

辆带钢丝轮圈的凯旋汽车，但那天下午，停在平房门口的只有我们的褐色道奇。我走进屋，发现妈妈坐在地板上，四周凌乱地散着书本、唱片和从架子上扒拉出来的活页乐谱。她好像哭过。

“发生什么事了？”我问。

“他走了。”妈妈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我们吵了一架。我告诉过你，他喜怒无常。”妈妈解释说，为了引诱马克来失落湖，她告诉他这天晚上我和莉丝会和朋友们一起过夜。他一到，妈妈告诉他计划有点小变化，我和莉丝放学后回家来。马克勃然大怒。他说他感觉自己上当了，被诱骗了，然后，就冲出去了。

“真是个烂人！”

“他不是烂人。他只是容易动感情，愤世嫉俗而已。他非常喜欢我。”

“那么他会回来。”

“我不知道。”妈妈说，“这次真的很严重。他说他打算去意大利的别墅住段时间。”

“马克在意大利有别墅？”

“不是他的。是他的一个电影制作人的朋友的，他让马克随便用。”

“噢！”我说。妈妈一直想去意大利，而这个家伙只要高兴就可

以飞到那儿。除了马克不愿见我和莉丝以外，他身上拥有妈妈希望男人身上拥有的一切东西。“我希望他喜欢我们。”我说，“因为除此以外，他实在是好得让人难以置信。”

“你这是什么意思？”妈妈提起了肩膀，目不转睛地盯着我，“你觉得我在编造这些？”

“哦，绝对没有。”我说，“编出个男朋友，真是太古怪了。”可是，话一出口，我突然意识到，所有这些就是妈妈编造出来的。我的脸突然发烫起来，好像我这会儿正盯着全身一丝不挂的妈妈。她和我互相对望着，我意识到她看出来了我已经知道这一切都是她自个儿瞎编的。

“去你的！”妈妈大喊一声。她站起来，嚷嚷着数落她为我和莉丝做的一切，她挣扎得多么辛苦，她牺牲了那么多，我们有多么忘恩负义的白眼狼。我试图让她冷静下来，但这只能让她更加愤怒。她继续咆哮，她根本就不该生孩子，尤其是我。我就是个错误。为了我们，她放弃了自己的生活和工作，为了我们，她花光了所有的遗产，而我们甚至连一点感激都没有。

“我再也受不了这儿了。”她尖叫道，“我要逃离这儿。”

正在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来收场时，妈妈从沙发上一把抓起她的大手提包，冲了出去，门在她身后砰地一声关上了。我听到妈妈发动道奇，猛地加大油门开走了。除了风铃温柔的叮当声，整个平房寂静无声。